

在写实和写意之间、在松弛和紧张之间，张弛有度；在是与非之间，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。”田沁鑫说，演员因而需要凌驾于角色之上，而不是像现实主义话剧那样完全沉浸在人物之中。

“跳进跳出”是这种精神的重要体现——在中国戏曲和曲艺舞台上，演员可以随时进入角色，也可以随时从角色中抽离，不瞒不盖，直接让观众看见“演”本身，使表演成为一种意趣。

十几年之后，《青蛇》再度登上舞台，正是中国式演剧观在年轻一代的再度践行。并且，新版《青蛇》在保留原版经典服装造型标志性符号的基础上，融合多媒体影像与虚实光影构建三重空间，以凝练留白的舞台语汇承续东方戏剧的写意神韵，让八百年民间传说在当代舞台上焕发诗意光彩。

这个法海不太冷

在层出不穷的新作之间，《青蛇》为何始终占据观众心底的一席之地？这离不开文本中那些超越了时代的精神内核的表达，无论是义无反顾的奔赴，爱而不得的执着，还是清醒无奈的释然，至今仍能精准戳中我们今天的情感痛点。

生活有时可能会很平淡，但

不同于传统叙事中“斩妖除魔”的冷酷形象，话剧《青蛇》中的法海被赋予了更具悲悯温度的佛性与人味。

对爱恨的执念永存人间。田沁鑫在《青蛇》中建立了一根“欲”的坐标轴，重建了四个人物的性格和行为逻辑，其中的法海无疑是改动最大的一个角色。

不同于传统叙事中“斩妖除魔”的冷酷形象，话剧《青蛇》中的法海被赋予了更具悲悯温度的佛性与人味。他并非无情无欲，而是在“度人”与“自度”之间挣扎。这源于田沁鑫自身对佛教怀着的一颗敬畏心。

排《青蛇》的时候，她追根溯源研究法海，找来的史料里，法海都是个好和尚。在她看来《青蛇》不是“颠覆”法海形象，而是“还原历史”。

原版中的辛柏青演出了“法海”威仪与慈悲并存、克制与情欲交织的复杂性。当时接到这个角色时，他的第一感觉是，“怎么让我演法海呢？我觉得我跟这个形象相差太远了。”在他的印象里，无论是《白娘子传奇》还是徐克导演的电影《青蛇》，法海都是一个果断、刚毅甚至有些“妖僧”色彩的形象，而他自认形象偏儒雅、偏文人。

不过田沁鑫很坚持并表示：他身上有一种淡然的气质，对什么东西都挺超脱、挺淡漠的，有一点点出世的味道。最后也证明辛柏青的法海是带给人惊喜的，田沁鑫甚至戏言，当年辛柏青生生把《青蛇》演成了“法海别传”。

13年后，辛柏青的身份从法海的饰演者变成了表演指导，这对他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功课。

辛柏青感谢田沁鑫找他做“表演指导”，“我知道导演希望让我更多参与工作。我在《青蛇》剧组逐渐找到一些开心的状态，更多时候，我不是在指导演员，而是分享当年创作的感悟”。

第一次教别人演戏，辛柏青常常教着教着自己演上了，后来发现不对，不能让年轻演员简单模仿，他开始开发他们自己的想象力，“现在这一版《青蛇》是属于这一代演员的青蛇，一样鲜活生动”。

法海的接棒者，23岁的国话青年演员胡晓龙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认可。他所理解的法海，是一个非常生动、立体的人物，在沉稳中有热情，在严肃中有幽默，在隐忍中有大爱，为接近角色，胡晓龙不只研读剧本，还主动阅读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，到法源寺感受氛围。

其中最难的是表演细节的突破。法海开场就要打破“第四堵墙”，直接与观众对话，有大段独白但没有情节支撑，还要稳住舞台节奏与技术，非常考验人。胡晓龙在辛柏青的指引下，反复琢磨表达方式，找准分寸，在跳进跳出间让法海既守得住禅心，又接得住舞台的烟火气，生动地诠释了一个“外表高冷，内心逗